



# 王者

A KING

伊坂幸太郎 著

袁斌 译

014038405

1313.45  
860

# 王者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袁斌 译



I313.45

860



北航

C1723878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者/[日]伊坂幸太郎著;袁斌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4.4  
(伊坂幸太郎作品)  
ISBN 978-7-5442-6095-4

I. ①王… II. ①伊…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418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3-144

ARU KING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9 by Kotaro IS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version in China publish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 王者

[日]伊坂幸太郎 著  
袁斌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曾雪梅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33千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095-4  
定 价 2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014038402

王春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 目录



○岁	1
三岁	15
十岁	33
十二岁	51
十三岁	72
十四岁	88
十五岁	103
十七岁	119
十八岁	135
二十一岁	157
二十二岁	179
二十三岁	197
○岁	212

## 〇岁

虽然不知该对你讲些什么，也不知该从什么地方讲起，但还是先讲一个故事，一个有关某人的故事吧。当然，若是有人等不到故事讲完就想离开，那也由他去。不知这故事算是传记还是童话，我还是先从某支棒球队的故事讲起好了。

仙醴国王队是一支由仙醴市当地的糕点公司“服部糕点”经营的棒球队。对他们来说，吃了败仗理所当然，若能连胜则可喜可贺。别说夺冠，就连夺冠候选都从不奢望，因此，相较于其他球队，他们对于胜利的执着，完全可以说微乎其微。面对球队的糟糕成绩，服部糕点的第二代社长、仙醴国王队的老板服部勘吉在回答媒体的提问时，曾经说：“各位可知道仙醴峡谷的红叶？”言下之意是仙醴国王队就像峡谷的红叶。那是当地人引以为豪的

胜景，每年游人如织。试问，对红叶而言，有输赢之说吗？能盼着红叶赢取胜利吗？根本就是痴人说梦。仙醴国王队也是如此，关注的并非球场上的胜负输赢，而是参与本身。

记者再次提问：“一支棒球队如果无法赢得比赛，那又有什么可引以为豪的？”

服部勘吉闻言，睁大眼睛，一脸惊讶地反问：“啊？是吗？”

五年前，队里有位来自美国职业棒球小联盟的击球手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同名同姓的他，也未能在队里留下什么骄人的战绩，最终悻悻归国。临行之前，他曾留下话：“要是再在仙醴国王队待下去，那我也能悟道了。”

这话里一半是嘲讽，一半却是他的真实想法。从球队创建伊始，直到本赛季，仙醴国王队不但从未拿过日本第一，甚至连联赛冠军都没有取得过。不仅如此，其战绩一直处在联赛积分榜的榜尾。对败绩的忍耐，已经成了队员的家常便饭，说他们早已看破了世间的胜负输赢也毫不夸张。那位美国选手曾经说过一句与罗斯福总统的演说异曲同工的话：“输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来不怕输球。”

住在仙醴市的人没人说自己是仙醴国王队的球迷。相反，许多当地人觉得这支球队给他们丢尽了脸。虽然如此，球队也同样有球迷。有人对支持弱小球队这种事心存使命感，也有人对这支球队抱有希望，还有人把它当作仙醴市一分子，抱有与它同甘共

苦的感情。当然，球迷从未仔细想过自己该怎样去声援球队，只是满脑子想着“反正仙醴国王队还在”。

望着坐在餐桌旁肚子大得有如气球、即将临盆的妻子，山田亮心中感慨良多。如果没有电视转播，哪怕妻子即将临盆，他也会亲赴球场，观看南云慎平太教练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今天已经超过预产期两天了。他脑子里朦朦胧胧想着或许这时候会出现产前阵痛。

电视上正播出在仙醴球场进行的职业棒球联赛最后一轮，东卿巨人队对阵仙醴国王队。七局守方仙醴国王队十八号明星投手，正以其独特的下勾投法不停地投球。

山田亮生于仙醴市，三十二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仙醴市，从未离开过这里。妻子山田桐子也一样。夫妻俩同为仙醴国王队的球迷，痴迷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球迷。尤其是山田桐子，她对教练南云慎平太的迷恋绝非寻常。

南云慎平太也出生于仙醴市，自少年棒球时代起，他就受到世人的关注。在高中、大学棒球比赛中也曾留下骄人的成绩，职业生涯颇为被人看好。因此，当众人听说他在选秀的抽签中抽到仙醴国王队时，无不为之扼腕叹息。虽然拥有了如此优秀的击球手，仙醴国王队也无法让他发挥力量，他个人再怎样奋斗，也无法率领球队连战连捷。遭遇这样的事，让人觉得他实在太可怜了。实际上，情况也的确如此。仙醴国王队束缚了南云，让他难以施



展拳脚，尽管他个人也曾留下不错的成绩。比如，他曾入围某年度的本垒打、某年度的打点王或者某年度的最佳击球手，但最后还是是一无所获。这些虽然都只是个人荣誉，但毫无疑问会受到球队的势头与队友士气的影响。每个人都为他不平，认为如果他当初能加盟别的球队，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南云慎平太迟迟未发表自由球员宣言，甚至连“转会”都没有提起，周围的人都感到困惑不已。据说，当时的教练曾经亲口提醒他转会的事，告诉他相关权利，而队友们也曾写过“待在仙醴国王队不利于你发展”的分析文章，交给南云慎平太。但南云慎平太依旧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作为主力击球手，在仙醴国王队一直待到了退役。对于一般的球迷而言，他的行为就是一种愚忠；而对于仙醴国王队的球迷而言，他就像自我牺牲的神。

山田桐子念小学时，班上曾经有个长年住院的同学与她关系不错。那女孩从未告诉桐子她患的是什么病，但桐子时常会去探望她，借课堂笔记给她，把学校里发生的事转告她。有一次，桐子去探望，发现她满面春风。原来南云慎平太刚刚来看过她。那同学说：“住院太无聊，所以就给南云写了很多信。看过那些信，他就来了。”

厉害！山田桐子就像自己见到了南云一样，激动不已。听说南云慎平太临走时说“下场比赛里我会打出本垒打的，所以你也好好做手术”，桐子愈发兴奋。兴奋归兴奋，心底却隐隐感到有些不安。有了这样的约定，最后要是没能打出本垒打，又该由

谁负责呢？

“简直就跟贝比·鲁斯一样。”第一次听到这事时，山田亮说，“跟孩子约定本垒打。”

“那结果怎样？”

“接连三次。三打席连续本垒打。”

山田亮也依稀记得那场比赛的情况。尤其是三打席上的那记超大本垒打，在他脑海里留下了鲜活的记忆。

不见半点云彩的夜空一片漆黑，虽然球场里亮着照明灯，却完全看不出天空有多高。南云慎平太击出的球高高飞起，直刺高悬天际的夜幕。刚开始，许多观众还以为这是一记向击球区上方直飞的内场高飞球。因为南云击出的球很高，飞行角度也几近垂直，击球时没有半点声响。球仿佛在测量天空的高度一般，不停地向上飞去。之后在高空画出一道巨大的抛物线，落到外场观众席上。

那前所未有的一击和绝无仅有的滞空时间，让山田亮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原来那记本垒打的背后，还隐藏着这样一段感人的故事。恍惚中，山田亮为自己身为仙醴国王队的球迷而感到骄傲。

那时，山田桐子还在念小学，正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外界的知识，这样的经历无疑令她深受感动。

赛季进入终盘阶段，仙醴国王队确定无疑又将垫底时，南云慎平太曾经说：“我会对球队的成绩负全责，辞去教练职务。”他执教的五年里，球队在中央联盟的六支球队中，不是排倒数第二，

就是倒数第一。成绩这么糟糕，教练引咎辞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有人觉得球队的成绩向来如此，南云又何必为此辞职。没有人能够猜透南云慎平太此举的真正用意。是操劳过度，还是终于明白在仙醜国王队做教练没有任何好处，抑或对棒球本身开始感到厌倦了？

对山田亮和山田桐子而言，这场决战是南云慎平太教练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因此意义重大。

对手东卿巨人队不光在中央联盟，甚至在日本职棒的所有球队中，都拥有最高人气。这支球队历史悠久，无数球星曾在队中大显身手。他们的比赛几乎都有无线电视直播，是人气常青树。拿下对手向来都是球迷对他们的期望，争夺冠军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他们遇上三连败这种事，立刻就会遭到舆论的围攻。有的赛季，东卿巨人队能够不负众望打出好成绩，有时却流年不利，成绩惨不忍睹。本赛季自开赛以来，东卿巨人队连战连捷，早早便坐上了联赛的头把交椅。

“一比零，看着有点悬啊。”山田亮盯着电视上的球场说。

“就连东卿巨人队也无心恋战啊。”

早已拿下联赛冠军、瞄准日本冠军的东卿巨人队，与垫底的仙醜国王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两支球队本赛季的成绩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南云慎平太教练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按理说该让仙醜国王队出出风头。当然，这样的事绝非正式约定，只是不成

文的规矩，武士的人情，也可以说是一种绅士约定。实际上，东卿巨人队本场首发阵容大多数都是平日坐冷板凳的选手，就连投手也是今年高中毕业刚刚入队的新人。然而，山田亮他们心里并没有那种拒绝对方手下留情、不愿让人小看的义愤之情。这种时候，与其为这种事吹胡子瞪眼，不如期待仙醜国王队在这场值得纪念的比赛中取得胜利。

七局攻里，仙醜国王队的攻势被对方轻而易举地化解。山田桐子啜着焙茶。

“究竟会是什么结果呢？”

“刚才你自己不也说过吗？就连执着于胜利的东卿巨人队也无心恋战。今天的比赛会赢的。”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男是女？”

“啊，你说这事啊。这倒也是个问题。”

定期产检时，B超也没能分辨孩子的性别。虽然每次看B超的照片都会怀疑某一部分或许是男婴的生殖器，可直到现在都无法确认孩子的性别。

桐子轻抚肚子，喃喃道：“你到底是男是女啊？”

望着妻子，山田亮心中不禁涌起一种理所当然的单纯感情，为妻子的改变感慨不已。七年前，他与妻子在相亲会上相遇，共进几次晚餐后，两人开始恋爱。当时的她，曾经说过不想要孩子。虽然一直无法弄清她只是随口一说，还是故意轻描淡写，但山田亮从未对这句话有任何反感。

怀孕这事既非有意，也算不上意外。得知此事时，山田亮惊讶地“啊”了一声，不知该说什么好。见丈夫一言不发，桐子抢先说：“总而言之，还是先生下来再说吧。”

然而，桐子的内心一点点、扎扎实实地发生了改变，挨过了孕吐，坚持到医院复诊，随着腹部日渐隆起，她开始对垃圾食品敬而远之，加强散步以活动身体，一本接一本地看起育儿指南。很明显，她已经爱上了这个在自己体内渐渐长大的孩子。人是会变的。不，人虽然很难改变，但当体内出现另一个生命时，似乎便会产生一股力量，使那些原本难以改变的东西从根本上发生动摇。

电视画面切回到棒球比赛直播。第八局第一回合，东脚巨人队攻击。由那个高中毕业的新人九号投手开始击球。他身上还没有鼓起太多肌肉，体形瘦削，看上去还是少年。山田本以为这名高中毕业的新人投手会在上一局就被换下，看到他又出现在场上，山田不禁大吃一惊。还要让他投吗？

桐子轻轻呻吟一声，从椅子上站起身，朝厨房走去。山田亮知道她要去拿茶壶，忙说“让我来”。可桐子说这也是运动锻炼，拒绝了丈夫的帮助。

电视上欢声四起。山田亮扭头一看，只见屏幕上那个挥动球棒的新人投手抬头望着天空，高举着拳头。山田亮哑了哑舌，厨

房里的桐子也不禁“啊”了一声。

一瞬间，仙醍体育馆里鸦雀无声。冰凉的空气透过电视画面，传到了每一个观众周围。仙醍国王队十八号投手茫然呆立。估计连他也没想到，自己投出的球竟让一个新人投手打出了本垒打。

桐子拿着茶壶，呆呆地站着，虽然不至于面无表情，但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山田亮着了慌，连忙打圆场：“虽然让对方打了本垒打，眼下也只是追平而已。”然而，桐子的表情依旧呆滞，没有半点变化，那样子就像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不停地在记忆的角落里搜寻，一脸惶惑不解。

“你怎么了？”

“羊水似乎破了。”

中央区的西侧，从山田家到仙醍市政府的路上，有一家私人妇产医院。刚进门，山田桐子就被值班的助产士带进里屋，山田亮独自留在等候室。不一会儿，妻子换上产妇服，说“羊水果然破了”。山田亮拿起为住院准备的包，咽了口唾沫，紧张令他没有半点真实感，脚下就像踩着棉花一样轻飘飘的。

不知何时，助产士已来到面前。“估计真正的产前阵痛还得有段时间。我们还有空病房，可以让孩子的母亲在那里休息，但孩子的父亲怎么办？暂时先回家吗？”

山田亮还不大习惯别人叫他“孩子的父亲”，脸上露出一丝羞涩。

“我们要在一起。”桐子回答，“对了，那间病房里有没有电视？”

都这时候了，还惦记着电视干吗？——惊讶不解的表情在助产士的脸上闪过。实际上，山田亮也是这么说的。但桐子义正词严：“我只是想看一下结果罢了。或许比赛早就已经结束了。”

走进医院安排的病房，桐子立刻关上门，在电视机前坐下来。这样的态度，完全不像一个初次临盆的产妇，但山田亮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他反而觉得，只有这样才合情合理，才与妻子此前的生活方式完全一致。

超薄电视渐渐变亮，画面显现出仙醜球场。山田亮摁了摁遥控，调成静音模式。仙醜国王队的投手出现在屏幕正中央。队服上印着三十二号，队内的头号球星已经被替换下场。

看到对方的击球手，山田亮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山田亮连连眨眼，调整了一下呼吸，思忖这究竟是何时的比赛。离开家的时候，比赛就已经打到了第八局第一回合，而此刻的电视上依旧是第八局第一回合。而且站在击球区的还是东卿巨人队的投手。那个新人选手脸上稚气未脱，身形消瘦纤细。他不是刚刚在第八局第一回合打出了一记本垒打吗？山田亮本以为现在播的是录像，但看到画面角落的比分显示，他否定了自己的猜想。比分牌上赫然写着“第八局第一回合两人出局”，比分也已经变成了五比一。山田亮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状况。

桐子机敏地说：“击球手轮完一次了。”

可容纳两万名观众的球场坐了大约一半的人。因为座位全都涂成了主队的蓝色，所以空着的座位看上去就像一片大海。褐色的泥土和绿色的草坪，就像大海中央的一片沼泽。观众席上，人们欢声雷动，似乎在为东卿巨人队加油。虽然听不清楚他们在叫嚷些什么，但看得出是在期待击球手的精彩表现。山田亮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血液如同河川里的浊流一般，不断地灌注脑中，激得脑细胞里泡沫不绝。

镜头转到了仙醜国王队的教练席，南云教练出现在画面里。他抱着双臂，面无表情，透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寂寥。就像空旷的大地上一棵纤细脆弱的树，迎着哭泣般悲号的风，充满空虚苍凉。

紧接着，东卿巨人队那名新人投手上演了一局之中两次登场击球并接连打出本垒打的好戏。球飞向左侧的观众席。观众席上那些东卿巨人队的球迷一同高声喝彩。

山田亮呆住了，动弹不得。那个新人投手天真无邪地在几个垒之间飞快跃动，脸上洋溢着得意的表情。桐子两手抚着肚子，牙根紧咬，表情就像恨不得把电视机吃下去。

终于到了攻守交替，就像过了很久。第八局后半回合，仙醜国王队开始进攻。山田亮一直期待他们能够绝地反击，与其说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倒不如说是觉得“若非如此，就有些不合情理”。如此重要的比赛绝不会以这样的惨败告终，所以，目前的状况应该也是演出的一环。山田亮只能如此认定了。他告诉自己，虽然眼下两人出局，但之后会接连出现安打、死球和四坏球，等



到满垒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仙醜国王队的第四棒击球手站到了击球区。山田亮情绪高涨。他握紧双拳，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变粗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身边的桐子，想要把视线从画面上挪开。

这时候，房门开了，助产士探头问：“情况怎么样？”

“很痛。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桐子说。山田亮回头一看，只见她呼吸渐粗，额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可眼睛依旧盯着电视画面。山田亮不禁大吃一惊，不知妻子从何时开始出现产前阵痛。他正想说点什么，画面上站在击球区的第四棒击球手挥了空棒。那一棒挥得迅捷有力，仿佛在电视机前也能听到球棒划过空气的声音。

“山田太太，差不多该去产前阵痛观察室了。”助产士的声音听起来颇为冷淡。

令人吃惊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仙醜国王队的第四棒击球手直接三振出局，让第八局后半回合的攻击彻底泡汤。另一件则是走向产前阵痛观察室的桐子竟然对丈夫说：“你留在这里，等着看比赛的最后结果。”

刚开始山田亮还有些困惑，不清楚妻子是什么意思，心里无比焦急。当明白这话的确是出自妻子的真心，他尊重了妻子的决定。面对这样的夫妇，助产士差点忍不住说：“你们上这儿干吗来了？”

妻子和助产士离开后，山田亮独自一人盯着电视。第九局前